中华古籍保护
02111

閩上杭　邱嘉穗實亭著

男　紫霞　楊校

孫　日榮

議

學宮祀典議

國家學宮之祀其盛矣乎上自君公而下至於博士弟子之衆內自成均而外及於黨庠術序之司莫不以其歲時行奠菜禮相與登堂講藝憲老乞言而一時環橋觀聽者亦皆喁喁然望風聽命爭自濯磨以幾於德化之成蓋衣冠文物之隆未有過於斯時者也詎不偉然稱盛事哉然竊觀自古崇儒之典常因世運爲升降而其因革損益之變亦不能不俟諸其人而後定其有爲當今之所巳行而不至大失者則不可以不原其始也其有爲當今之所未行而不能無待者則不可以不究其終也請得而敷陳之

自魯哀公誄孔子而子貢非之至於秦而斯道遂大壞漢高帝十三年過魯始以太牢祀孔子（嗣是帝王祀孔子者史冊不絕書矣）光武破董憲還亦遣大司空祀孔子始并祀七十子於其廟（門人從祀始於此）魏芳正始七年始令太常釋奠於辟雍而配以

顏淵（漢世祀孔子皆在闕里）逮晉世而皇太子亦多行釋奠禮且從裴松之議始舞佾設樂矣北齊天保間始制春秋二仲釋奠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生以上皆下拜隋文開皇中又命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後世州縣學以二仲二丁致祭而朔日進香實始於齊隋二代也）唐太宗貞觀四年始詔州縣學皆立孔子廟四時致祭而配以左丘明等二十四人徧祀於天下郡縣學并以先儒配焉其後又親幸國學釋奠行三獻禮復定釋奠儀以祭酒司業博士備三獻代天子行禮（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而郡縣以守令主祭之所由始也）宋神宗元豐間始以孟子配享次於顏子及荀楊韓從祀政和五年復以樂正子克配享於鄒公廟（在鄒縣祀孟子）公孫丑至子叔十七人從祀南渡而後理宗始列周程張朱及張呂於從祀度宗咸淳中又益以孔鯉邵雍司馬光焉明太祖洪武十四年文廟成易孔子以木主不設像座南向稍前爲四配顏思位西向曾孟位東向十哲稍後亦左右侍列從祀諸賢列東西廡東則自澹臺滅明至許衡凡五十三人西則自宓不齊至呂祖謙凡五十二人已而勅郡縣通祀之學宮又從行人楊砥議罷楊雄祀而進董仲舒英宗正統間復進祀胡安國蔡沉眞德秀三人成化初有以楊時從祀請者以格於李賢劉定之等議止

命有司祀於其鄉而孝宗時祭酒謝鐸亦言乞升楊時上附諸賢之位斥吳澄下從莽大夫之列又格於傳瀚議不報弘治八年閣臣徐溥捨澄不言而特請進時從祀乃制曰可迨世宗即位之九年始從輔臣張璁議大正文廟祀典先是明太祖建學多循前代之舊其正殿尊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四配十哲爵皆公兩廡從祀諸賢爵皆侯伯時太學雖易木主而郡縣尚多仍其故者會永樂八年又從楊士奇之請以元吳澄從祀而其間殘闕而不備紊亂而無章者亦自不少歷代相沿莫之正也至是璁以正孔子祀典爲請其疏畧曰一孔子不宜封王諸封爵亦可

罷請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從祀自十哲而下及諸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二不宜設像請如高皇帝制易木主三不宜十二籩豆樂八佾春秋二丁祭國學但用籩豆十舞佾六六以別郊廟其在諸郡邑學籩豆殺其二舞止六示別於國學四不宜庭祀顏路曾點孔鯉請如宋陳禾議別立祠祀叔梁紇爲啟聖公以無繇點鯉孟孫氏配享稱先賢以程珦朱松及蔡元定從配稱先儒五則兩廡諸賢宜更正複謬而增入之請改申黨申棖爲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杜

預吳澄皆罷祀林放蘧瑗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各祀其鄉增祀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五儒䟽奏天子大悅悉從之因著孔子祀典錄二以示羣臣（按璁此議蓋本宋濂吳沉丘濬程敏政謝鐸諸名臣之說而推廣之者也其詳見諸家集中）其明代儒臣從祀者隆慶五年則入薛瑄萬曆十二年則進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皆從羣臣之議也至二十二年湖廣巡撫郭惟賢又請如程珦朱松例祀周敦頤父輔成於啓聖祠三十年祭酒沈漼請祀李侗四十一年閩督學熊尚文請祀羅從彥李侗詔並許之今我　朝定鼎亦因故明之舊無少異者故曰有爲當今之所已行而不至大失者此也若其爲當今所未行而不能無待者則有四焉一曰孔子以前之聖賢不得而槩絕也昔者周人立四代之學虞庠則舜爲先聖夏學則禹爲先聖殷學則湯爲先聖東膠則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此述長樂陳氏之說）今也不然以五帝三王繼天立極之聖與諸聖賢之彰彰載籍者類皆忽之而不顧而生於漢唐以後之儒雖有一節一行可取者亦必推而置諸從祀之列是趨流而忘源貴近而遺遠也豈孔子之意哉夫三代而上之人材與三代而下之人材其精粗懸絕蓋有不待考論而知者又何獨取此而舍彼耶竊謂當倣

周人立四代學法而變通其意別建一學如唐初國學並置周孔廟各一所之例或共為一學而上殿祀五帝以來下殿祀孔子以降各有配享從祀之典然後尊聖重道之意為大備而無憾也一曰十哲配享之說甚無謂也程子不云乎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以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今也不論其道德而惟十哲之從固已膠固而不通矣況以顏淵列之四配既不足十人之數而顧取堂堂未仁之張也以補之又何以處夫有若南容漆雕開諸賢之更高於顓孫者乎且十哲之中冉有雖在政事之科而其仕季氏也伐顓

臾不能諫旅泰山不能救卒以其才為之聚斂則其政事不足觀也宰我雖在言語之科而短喪一議至貽不仁之譏晝寢一端至有觀行之戒則其言語不足法也故十哲當從程子之言降而列諸兩廡庶秩序得其平而十哲亦心安矣一曰先賢名號位置猶有當增訂者也明萬曆間國子學錄張養蒙疏畧曰孟軻之父不得槩曰孟孫氏蓋訛傳懿子何忌非軻父也宜改書先賢孟激公而懿子亦應從祀兩廡又周輔成既得比例於珦松則張載之父自應比例於輔成天啓初御史董羽宸疏畧曰加恩孔子僅及其父進之而伯夏而防叔俱泯泯無聞臣實傷之竊謂防

叔伯夏宜就啓聖祠倣同堂異室之例增設二龕以防叔處中伯夏居左叔梁紇居右或並稱啓聖公而以世次別之以見孔氏配享與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等有差且聖恩推及臣下猶及三世況先師乎此二說者皆確可遵行而當時廷議會莫之從何也又按宋眞宗祥符二年封七十二賢令羣臣撰贊因問史記唐會要凡七十七人今曲阜廟惟七十二人何故不同王旦言國學七十二弟子經太祖定議曲阜准國學畫像事遂寢至高宗幸太學又御製七十二弟子贊刻於石去史記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顏祖鄡單句井疆罕父黑申黨原亢籍顏何公西輿如公西

箴十一人而增申棖蘧伯玉陳亢林放琴牢申棠續蓋取文翁學堂圖內六人以完七十二人之數意與王旦所言者畧相等皆不足據惟明嘉靖間定祀典多依史記所載而又去顏何秦冉二人補以家語所載琴牢陳亢二人庶幾似之然家語尚有縣豐一人不宜見遺而顏何秦冉既見於史記亦當兩存其名而不必拘以七十二人之數若公伯寮者則去之可也（按顏高公良孺秦商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跡而史記不載公伯寮秦冉鄡單三人家語所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豐三人二說未知孰是竊謂除公伯寮外姑兩存之可也）又嘗推而言之由歐陽修至陳獻章之徒既得從祀則自韓范諸公程朱高弟數人以次於陳澔金履祥陳眞晟諸子

又寧可獨遺乎鄭衆盧植等既以學不精微而罷則王弼
又可不歸祀其鄉乎吳澄既以失節而罷則許衡又可獨
存乎凡此皆當議定者也一曰禁州縣學不得祀梓潼魁
星及生祠祿位也道家者流曰上帝命梓潼掌人間祿
籍號爲輔元開化司祿宏仁帝君嘗有朱衣老人執筆從
其後以定科第其說荒誕無稽非吾儒所宜信明矣若魁
星者乃在北斗間爲天之六府於學宮無所與而世俗不
之察輾轉相迷禮法之場豈宜有此今郡縣祀二神者類
皆創巍樓建傑閣突而加諸啟聖祠之上意謂乞靈於神
可以倖覓乎青紫之義也其謂建學明倫之旨何又其

甚者至奉繫籍聖賢而俎豆之學宮不曰崇德則曰報功
無惟乎魏璫之生祠延蔓於天下而不知其數也學聖人
之道者雖以干祿如子張猶爲孔子所不許何況求媚要
福而諂非其鬼者哉爲今之計苟欲端士習而正人心則
此等皆可去也茲四者之禮舉而學宮祀典之設庶幾哉
其全矣乎方今
聖天子在上好古右文頃年幸國學詣闕里優禮先聖之裔
有加無已其祀典所已行者固已遠邁乎百王而其所未
行者亦將斷自
宸衷與儒臣斟酌損益以補前代之所
弗逮也故謹爲之議以俟定祀典者採焉

援據淹博源委井然而其斷制處更具絕大識力四條所議甚正尤可恨者今日鄉賢祠濫厠封翁至屠販之夫皆入文廟中不幾穢及宮牆乎尤當斥絕也 仇滄柱先生

後四議立論正大可補先儒諸說所未及 黃俞邰先生

證據古今窮源竟委祀奎星于聖廟列庚桑于泮宮非典非法此眞有功名教之文 黎媿曾先生

食鹽議

邱嘉穗

近代行鹽必分地界其越境興販者與私鹽同罪然是法也在地遠不相及者猶可相安無事而其兩界相接之處第以郡邑故疆畫而屬之必有便於此而不便於彼者而又重以官商之抑配巡攔之盤詰勢不至啓其爭且亂不止且夫鹽之貴賤無常惟其不限以地聽其民之所便蕩然四布所在流通而後無甚貴甚賤之患今也近地既自產鹽而官司復自遠搬賣遠搬者價常貴近產者價常賤民雖至愚亦孰肯舍賤而食貴者及其民越境私販而官鹽益以不售然後官商賄囑郡邑擒治而定其價非計貧

民之口而抑買則必强富戶而使之承認以至於破家而不止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上杭永定地接潮漳今制雖食潮鹽而邑之東南與漳寮逼村落窮民私販易米者必以漳鹽爲便頃年廣東鹽院每以潮課不足由私販漳鹽者多遂付官商以鹽兵四路巡捕民不聊生至聚衆數千殺傷軍馬力與抗拒上之人始不得已罷官販而還民販其越境而販漳鹽者雖有禁而亦置不問也於是杭永之人以安按宋孝宗淳熙中臣僚言汀州科鹽之害詔令漕臣趙彥操等措置奏聞因言汀州六邑長汀淸流寧化則食福鹽上杭連城武平則食漳鹽亦各從其便耳又宋理宗

紹定二年御史酉元英奏福建上四州惟鹽是利守令刻
剝於常稅外籍戶口以敷鹽民被其擾近者汀寇亦基於
此乞戒福建漕司嚴察州縣痛革前弊仍許人陳訴從之
此皆往事有足鑒者亦可見吾杭舊額原食漳鹽而官搬
官賣之弊足以致寇皆自宋世而已然矣爲今之計莫若
兼採宋制行以今法令上杭永定近潮者食潮鹽近漳者
食漳鹽聽從民便自爲融通而官商不得與其福廣鹽課
則運司鹽院移會兩地酌令彼此稍爲增減而貼納之庶
幾無強抑府縣變賣之弊而肩挑小販亦或可藉以少甦
也巳抑臣子之奉法者蓋自有法外之意存焉鹽之爲利

販夫販婦依以爲命易米而炊計日而食苟奪其十錢之
本巳扼其八口之喉剝之竊簷不啻浚膏血歛之內庫不
足當毫毛雖　朝廷有私鹽之律有越境與販之禁其意
不過摧抑富商巨賈之盜權利者而巳爾削弱豪家大姓
之侵細民者而巳爾而於逐什一以養口體營斗升以育
妻子之人固未嘗屑屑然諮心計之臣浚其膏血以充毫
毛無益之用也況頃年　萬壽詔書深戒守令之用法而
苛暴者復若是其諄諄乎今之人臣奉法而不知有法外
之意雖號賢者猶將隱情惜巳屈於法而不敢伸而其不
肖官吏庇黨營私則遂假越販私鹽之法肆行其貪戾而

爲國家歛怨以釀成禍亂嗚呼其眞可謂大不忠也哉獨吾閩施公世綸之知泰州吾師鍾公尚志之令靜海並以偘偘嶽嶽不受鹽場請托每釋其肩挑小販而治權豪交通賄鬻撓壞鹽法者不少貸雖施公卒用是膺 特眷遷大官而鍾公不幸爲忌者所中而罷要其奉法而得法外之意皆所謂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百姓者也凡百有位尚其監茲

丁役議

邱嘉穗

周官之制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於小司徒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爲定法而其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力役之征故其時戸無脫漏人無游惰比閭族黨相友相助而不病其役之不均後世田不井授戸口流離徭役不平小民重困將籍其數而悉役之則逐末者多而轉徙無常聽其轉徙而不爲之究則僑戸甚逸而無以寬土著之民皆有不可得而盡行者惟　國家定爲五年一編審之令稍得以覈其稅糧之高下而酌其戸口之登耗庶幾丁役可均而有司復不能究其實徒與二三書役按册唱名參以口語截日限期務在速定或以意見爲去留或視貨賄爲增減而其登耗之大數卒不敢越乎前人所已上之籍則豪强倖免而貧弱受累者終亦莫能袪其弊也然議者不察徒見貧富之不均遂欲以糧配丁併丁於糧而創爲一定不易之額則又大不可愚嘗攷論古今三代粟米布縷力役三征至唐名之爲租庸調各不相併所輸猶輕自楊炎始取大曆十四年賦斂最多之數併租庸調而爲兩稅是丁口之庸錢已歸入兩稅中矣而自宋以來復算丁口以定役法而所謂兩稅者猶如楊炎之舊不少減至前明定賦又或舉一切無名雜征而

併之正供是力役一征旣先混入於常税之中而復使其重出於常税之外其視楊炎之舊法抑又重矣然猶幸國家編審之令丁自爲丁糧自爲糧糧固隨業推收無可易者而至於丁之多寡不一未嘗如秦人虐政頭會箕斂亦未嘗如南宋金元推排之法復於田税外校其浮財物力以爲輕重第於編審之年有司稍以糧之損益而均其丁其閒有不能無輕重者猶冀五載一編通檢貧富斟酌行之要使客戶土著隨時融通貧者得以少紓富者不至苟避而止雖有糧之丁不如無糧之丁爲可擱而糧之富者實兼丁丁之貧者不兼糧貧富無常更迭爲之終不至以無定之糧而累有定之丁且使一時游手末作之民猶有所覊縻而不得肆此誠髣髴周官之意臣民所當共遵之令典而不容輕有變焉者也奈何復剏爲以糧配丁併丁於糧之議至使游惰無罰脫漏不禁而又貽後世以糧去而丁獨存之累乎余頃遊秦中鄠縣士大夫每言其邑併丁於糧之弊起自明季某令至今卒不可變遂使富戶坐困於輸丁而一切游手末作者皆相率而爲化外之民雖或逃丁以鬻販邀厚利而官曾莫得斂而役焉彼併丁於糧之害猶如此則以糧配丁者可知也夫人無貧富莫不有身丁可役而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乃

欲專責富戶之糧包賠貧戶之丁將令游惰復何所懲而
逋計戶口之脫漏又已不啻過半幸而安常無事而多欲
横歛之官猶將排門點竈別科貧戶不幸而有水旱盜賊
之變富戶之糧盡去而額丁不免獨存將仍責之富戶而
富戶已不能輸將復攤之貧戶而貧戶去籍已久莫可究
詰是又踵兩稅舊弊之外而復生無窮之弊也豈 國家
編審之本意哉竊見宋南渡後士大夫於鄉里閭頗倣朱
子社倉遺意有自爲義役之規大約會集宗黨以力厚薄
割租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收其歲入以充役費而官無
所與宋寧宗元英宗及泰定帝時皆嘗以其法頒行天下

民稱其便即至正中劉輝尹上海亦勸豪右建官出粟爲
義役常平本於是賦役以均此皆往事有可行者近順治
中先王父逸六公爲閭族戶長嘗深悉賦役之苦而患吾
族之官丁有加而無已也乃捐金寄子母錢家爲免役計
曾不二十年既用其利千金建祠供祭而所爲納丁之費
亦率稱是族之一二好義者皆聞其風而踵捐之至今以
爲永利是則遠追周人相友相助之俗而近符宋元義役
之遺風舉世所可推而行之以救丁糧之窮者乎吾願有
官君子依宋元舊法勸民沿鄉多歛財穀各立義役而擇
富而賢者主其出納其有尚義如先王父者則別加旌獎

以風勸之庶足以佐編審之所不及如徒患徭役之不均而欲以糧配丁與併丁於糧者愚未見其可也他若近日吾邑之變法者始附蔣令之十段錦而寄米之弊變速而禍小終附楊令之一條鞭而加賦之弊變遲而禍大是皆人士之無識者爲之抑又出鄧令下矣

禁溺女議　　邱嘉穗

天地之大德曰好生而人物生於其間因各得天地好生之德以爲性亦皆有好生之心而不忍自絕其有生之類此在血氣之倫類然而於父子骨肉之相關也爲尤切今夫盜賊而目殺不辜官紳而多取不義類皆喪其本心之德而不自知者然其殺之也未必其族屬之至戚者也其取之也亦未必盡至於殺人而不顧者也嗚呼孰謂忍心害理之甚乃復有如近世溺女者之紛紛而不可禁耶昔易牙烹其子以媚君千古以爲忍人而里巷之殺子者所在而是顧反習以成風恬不知怪可不爲之大哀乎竊嘗

遠覽古今比類定罪而知天下之忍未有忍於此者也莊生以虎狼之相親爲仁而諺亦有惡虎不食子之語是猛虎猶有骨肉之恩也先王之政載於月令其重者在存孤養老而亦下及於勾萌胎卵之微致嚴於伐林殺獸之戒是昆蟲草木猶推吾愛以及之也韓子曰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不惟其父子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救之而不辭是救生之一念即在憎怨之家猶有所不能已也古者刑人於市天子至爲減膳撤樂而　本朝令典亦給罪囚以衣糧禁主守者不得凌虐是有罪之人猶哀矜而不忍殺也今以父母

而忍自殺其子仁不及猛獸愛不得比於昆蟲草木救生之念反讓於憎怨之家而無罪之赤子至與有罪之人同戮而不爲少恤是則其心爲何心哉吾每惓念及此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斯人也按律故殺子孫者杖六十徒一年今之居官者若依此爲例使人舉而首之以正其法懲一警百不過數年而所活女子無慮千萬至女子所生之人又不可勝數則世鮮鰥夫而國家之戸口亦日益增矣抑嘗聞溺女之時男子不得與聞爲之母者莫不睍目反面淹以溺器掩以襆被其聲之呷嚶良久乃絕徬徨驚顧殊難爲情或遇親鄰救而甦之旋復恩愛倍於常人是亦何

嘗無不忍之心而其所以殘暴至於如此之甚者無他焉貧者畏其累而顧目前養育之費富者厭其勞而惜日後遣嫁之貲未得子者若其淹留而急於終身嗣續之計雖若出乎其所不得已而實皆愚民不知義命之大徒自陷於罪戾而莫之逭也苟爲人上者曉之以義命而不聽而能嚴立科條以禁之於初生之一日使不至於溺殺其後母子天性必且相繼而不可解雖懸其格以賞之而亦不忍爲也豈必人人而諭之旦旦而守之乎雖然人之子女固有難産而不育始生而輒殤者倘斯禁既立而其仇家怨人與夫奸豪無賴之徒或反藉以爲事端則亦不可以

莫之防也

以大義責之於前以至情動之於後是其篇法勝處至若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雖墮淚碑斷腸集亦不是過矣

丁次蘭夫子

卹臧獲議　　　　邱嘉穗

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生於天地閒者雖有智愚強弱尊卑疏戚之等其與我同類而皆有欲立欲達之心則一也奚必智者強者尊且戚者乃得爲人而愚者弱者卑者疏者之槩無足比數乎昔新莽嘗考古制禁天下不得畜奴婢雖其空文無實與王田等而要以先王之時大夫以上旣有庶人在官者爲之役士庶人亦各隸其子弟而止而其時之小民又皆授田於上而無一不得其所則奴婢固可以不用而亦誰與爲奴婢者此盛世所以無怨曠之人也後世之人窮賤無所歸者旣衆自中人十金之產皆

得收良人男女而屬役之斯已大異於先王之世矣而況刻薄者流又從而禁錮焉催殘焉俾不得終有其夫妻子母之樂豈不亦輕蔑天民而傷兩閒之和氣哉夫天下之窮而無告者莫如鰥寡孤獨然此四民者即不幸猶不必其相兼而其無妻無夫無子者亦皆至於垂老而後廢非窮於人窮於天也如以奴若婢而制之終身使不得配則是始而孤繼而鰥且寡而終於爲獨以一人之身備歷其窮而又非天之所爲使也悲夫悲夫生人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罪且人亦何爲而不推其心也已之男若女幼則攜持保抱稍長入小學不率教嚴師傅予之杖意猶以爲

惡或不幸遭禍患身歿賣爲人奴婢蓬頭跣足甚者至流落娼籍以辱門戶不知爲父母者將復何以爲情噫奴婢之走使於我前者獨非人子乎哉彼其始亦與已之男若女無以異一旦不得已而歸於我典耕典爨奔走者幾何事事大事小承順者幾何人食糲食衣敝衣祈寒暑雨戴星霜而出入者幾何年其情已大可憫而我復利其服役至以幽囚終其世而不得少嘗人道之萬一縱彼不自明我獨無動於心乎縱或垂首喪氣服勤至歿其能不飲恨於九原乎清夜以思亦足悲矣竊謂今日居民上者宜設爲厲禁令奴婢年二十以上皆爲之配然後得役不則奴聽其自去毋得責以贖身婢聽其適人薄給本主以財禮

如是而不之聽許奴婢自陳於官而約長爲之舉首則有常刑其有隱蔽者亦各坐之以法然後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咸得以自遂其生於天地之間而爲本主者亦不至肆爲刻薄賊人之子以殘害天地所生之人而干神怒召天災其亦中和位育之一助也已雖然世有復先王之仁政者乎卽奴婢之名亦可以不設而尚安以禁爲

陶靖節與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每讀其文爲之心惻今復得此議嗟夫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我江左風俗奴僕子孫世爲奴僕其孰從而革之悲夫 王愻功

四十六年折收小錢銅器議　　邱嘉穗

近以折收錢銅一案奉　旨直隸四十六年地丁亦如東省必俟折收銅錢完日而後征銀又奉撫憲檄示暫停收銀除一錢重之好錢與並無攙雜倭鉛之器皿應遵部文用十六兩法馬釘秤每觔作銀八分外其有倭鉛者每觔竟以七分六分折除徵解此誠今日杜絕私鑄之盛心流通
國寶之良法也然而有司自奉行以來開徵已逾兩月而納者猶寥寥無幾民方困於錢價之日高而無從採買官亦苦於部限之日廹而無能催科而一切陵工兵餉驛站存留諸項所需銀兩百數十萬例皆奉檄催取按日支給

刻不容緩者又不可復散以折收應銷之錢若待題請須給更恐日久變生況此京錢止行於直隸山東兩省而他省無有今兩省各州縣必限以銀準錢其價焉得不騰及其旣騰而抑之不許減數則錢舖錢棹莫不閉戶而逃者雖用部頒法馬釘秤平收而民糶一兩正項計以目下日貴之錢勢不至納上一兩三四錢及八九錢不止是部文八分外酌量折除之說實逼官吏強爲厲民之階較之橫派又有甚焉至於銅觔之旣成器皿者亦惟富人爲多而單丁下戶所絕無其間有日用之需如銅鎖銅盆等類不過十數兩或祖遺古玩多不忍毀卽毀之亦復無幾上之

人復何能入其室而搜取之凡此皆徵收之難其患已有不可勝言者若至起解大部送入寶源寶泉二局以部文每糧銀一兩准納錢十二觔半計之則每車一輛不過僅載百金之錢而州縣近者腳費三四兩遠者八九兩不等錢糧大者需車數百輛小者亦不下數十輛此中縻費百倍於舊時派之於民則不可賠之於官則不能而其解到之後夫役守候之苦胥吏收受之奸抑又可知已以徵收之難如彼以起解之弊又若此此所謂公私交困而急宜變通者也爲州縣計莫若詳請撫憲轉詳咨部稍得展限令目今州縣銀錢兼收分給雜支恭候　聖駕南還之日

面題請旨先須如式大錢分布州縣俾官府軍士得以預支俸糧然後限以一二月內令中外將小錢作銅價估送兩局或復發帑金或糶倉穀以收之使皆銷燬無餘仍令以新鑄大錢收買錢銅之未盡者而如式改鑄此議既定即當先張告示使民知小錢將燬不足復留如有私藏高擡時價者照比私鑄律治罪則雖綸音未下亦且爭出小錢以納糧而錢舖錢棹日增月長之價亦將不禁而自止矣余竊見頃歲京城內外盜鑄雜錢每白金一兩至可易二千餘廷議每勒限三年銷燬及期而濫惡者習用已久迄不可禁盜鑄之奸亦不爲少息去年春曾詔所在納小

錢官爲收之將以一金易錢千七八百歛送寶源寶泉局又以市井騷然買賣不便而罷仍復展限如故此無他以京中率用小錢而新鑄之大制錢既布之而未廣舊制錢之大者又盡散於各省而不還故也今東省折收錢銅與直隸州縣皆觀望而不能行者正無以異於京城往歲之事若欲收小錢而不先布大錢以變通其法勢必至公私交困無有已時雖盡舉東省直隸之官而叅黜之究亦何益於國計何補於民生哉

通達國體之言眞屬救時良策往余承乏東鹿正因征輸後果有以此議上聞者竟得銀錢兼收上下便之此所謂言必有中者乎　夏海山

周公辟管叔辨　　　邱嘉穗

書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春秋時衛子魚鄭太叔皆謂周公已殺管叔而漢孔氏因爲之解曰辟謂誅殺之也丘子曰周公未嘗殺管叔也以爲殺者誣之也按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爲辟及孟子行辟人之辟是也致辟管叔于商者豈誅殺之謂哉亦曰驅而除之于其地使不得復肆而亦不忍加害若所謂成湯放桀于南巢之文也云爾桀奔于南巢成湯因以放之管叔據商以叛周公亦因以辟之蓋以桀嘗爲之君而管叔已爲之

兄若既獲其人又用檻車而移之他所如舜之遣四凶然則于吾心有所不忍且非所以令百姓見也故因其地而放之辟之者皆古人忠厚之至意也然羣叔之罪有首從不同而其罰之所加亦未嘗無輕重之别管叔爲武庚倡亂者故致辟于商而禁錮以終其身焉蔡叔之罪次之故雖囚于郭鄰而已有七乘之車以從其便矣霍叔之罪又次之故但降爲庶人者三年而三年之後仍復錄而用之也由此論之既可見致辟云者與下文因之降之之典爲一例又可見其與七乘之稍寬三年之復赦者有差既可見其不以一家之私情廢大法而爲義之盡又可見其不

以天下之大法掩私情而爲仁之至豈不眞得聖人之本心也哉自子魚太叔孔氏輩不明大義乃以辟爲大辟之辟而取誅殺之義以釋之而後世諸儒亦遂浸淫其說而不悟若以周公殺兄爲事理之當然屈經從傳流誤二千餘載曾無一人起而議其非者此甚可怪也蓋嘗即大義斷之而知其說之謬有四管叔以殷畔周其罪固不容于死矣然以其弟爲冡宰而又當流言不信之後吾意爲周公者必且戚然告孺子王曰文考之遺體不可殘也寧王之同氣不可傷也其錮之便如是而成王亦必終聽周公誠何心哉而必欲使其君殺之乎後世若建文君之庸而

其伐燕王也猶曰無使朕有殺叔父名況謂以周公之聖輔成王之賢顧忍坐視管叔之死而不之救也其誰信之謬一周禮秋官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其一曰議親之辟其六曰議貴之辟此二者有其一焉已足以屈其法而貸之死而況管叔之兼親與貴者乎今乃謂周公之立法如彼而周公之用法又如此則是周禮一書乃萬世無用之空言也謬二羣叔之罪雖有大小之殊要皆共布流言以叛其君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特以同胞之兄弟故周公得以議親議貴而全其生耳今以法皆可誅情皆可赦之人而顧有所致生致死于其間亦見其進退兩無所

據而彼此之不得其平也謬三棠棣之詩周公憫管蔡之失道而作也其言自死喪急難以至于室家和樂之際莫不測然有哀傷手足之情眞如孟子所謂垂涕而道之者向使周公旣推刃於其兄而猶托爲愁苦不自得之辭則是詩之作非其有悔心之萌即終流于僞而已矣惟其未嘗殺之而或辟或囚皆禁錮而不可出猶無以遂其友愛之心故悲哀於悒而不能已于言也今欲以彼說推之其於情理豈可通乎謬四嗚呼以一字之義不明而使周公蒙數千年殺兄之大惡諸儒之流毒亦甚矣哉或曰然則世儒所謂周公誅管蔡者其不然乎曰誅者責罰之謂不必殺其人而後謂之誅也舜誅四凶皆未嘗殺之不過流

竄放殛而已如必以殺爲誅則書固已明言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矣何嘗殺之耶抑以三苗負固不服而舜猶僅竄之而止矧周公之于管叔乎哉或又謂周公之處羣叔如此其亦仁之至義之盡矣而孟子猶以爲不免于有過者何也曰凡欲全親親之道者亦富貴之而已不可任之以政也苟恃其至戚不逆料而任之以政幸而能勝任也則可不幸而不勝任誅之則無以全其恩不誅則廢先王之法而人不服此周公使三叔監殷之舉所以爲過也昔漢文帝殺太后之弟薄昭而曹丕論之曰舅氏之家但

當養育以恩不當假借以權旣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蓋議
文帝之不能防昍于始也愚于周公亦云

此論從來未經人發發之自秀瑞始千古疑案一旦剖
開眞可爲名教干城　陳介石先生

於辟字置辨論是絶有理會絶有關係之文不許唐太
宗以六月四日之事稱爲尸實秀瑞每爲文皆從綱常
名義着筆知秀瑞之自負不小　黎媿曾先生

伯牛有疾辯

邱嘉穗

伯牛有疾先儒以爲癩也余竊謂不然按伯牛鄆人今屬山東兖州府東平州祠墓子孫皆在余嘗歷覽大河南北縱橫萬里其地風高而土燥自平人以至行乞未聞有所謂癩疾者縱使其中萬有一焉亦自南方卑濕鬱熱之地傳染而得之而非其土著之民之自生此疾也豈以伯牛終其身爲北方隱君子而獨不能免於是耶且胡不據自牖執手之文而一察其故也葢癩之爲疾也甚毒而不可解而一傳染於人卽有不可復治之憂及其疾甚而將死則手足皆潰爛不可收拾而其傳染於人也爲尤易卽至戚者猶將望而遠之況以愼疾如夫子雖篤師弟之情乃不厚自愛而輕執其手而伯牛之賢又豈不知自重以重夫子而反輕以其手爲夫子執乎哉亦有以知其疾之決非癩矣其以爲癩者乃淮南子之言耳夫淮南子招致賓客方士作爲一家之書雖未必有意於謗先賢而其得自世俗傳聞以流於誕謾而無實者葢不爲少又焉得據而信之故朱子或問明著其言之信否爲不可知而猶筆之於集註者亦不敢廢其傳疑之義而已然則夫子曷爲而有斯人斯疾之嘆也曰伯牛之疾自非尋常之症而方書所不經見者故夫子嘆之而獨其必以爲癩云者則吾未

敢遽信焉爾抑執手而决其亾者非徒與之永訣也葢亦診其脉之將絶而無可爲計也自牖而執其手者亦未必易簀之際猶能震動以遷而夫子遂至避其尊之之禮也意自古北方土炕皆如今日有牖可通而夫子之執手亦從其便也是雖異於集註而何莫非朱子傳疑之意也歟

先賢蒙此惡聲已千百年于兹矣得此辦可釋先儒之誣弟嘉樞識

考定尚書命誥合篇雜辨

邱嘉穗

余讀周書至於成王顧命康王受册出廟即位布誥之一時竊歎其君臣父子之際所以正其終而善其始者何其仁之篤也義之精也經而能通以權也文而不過乎質也其示天下以託孤寄命之大法且杜後世晏駕禍亂之源而立之防者又如此乎其思深而慮遠也於乎至矣哉獨惜秦火之餘簡編小錯傳註家既不及更考次第如武城洛誥之文而後之讀者又皆泥於古文離爲兩篇而不知伏生今文本自合而爲一如蘇氏援冠禮及諸侯事以定天子喪禮猶知其爲一時之事而不免曲加武斷輕重失

倫乃若近日顧寧人日知錄竟復判康王之誥爲踰年即位之文而所設四席亦以爲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亾之說不惟疑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產叔向而且拘於前古踰年即位之禮其爲不知時變也甚矣請得舉其錯簡合篇之故而詳辨之按顧命有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逆子釗於南門之外一節竟叙於乙丑王崩之後此乃錯簡當編在乃同召太保一節之下王曰嗚呼一節之前文義始順葢古者父子異宮而居康王時爲太子其東宮雖自可通大內而其前門仍當與朝門同皆在南門之外及成王寢疾時太子雖私入大內朝夕問視

而其病未甚猶得以父命而暫還東宮一旦忽傳洮頮憑几之召而知彌留顧命當建明太子爲憂居主以與天下共見而不可復如前日之私入侍疾以故太保卽命仲桓南宮毛齊侯呂伋等迎太子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爲恤宅宗同聽顧命耳豈有太子初不侍疾又不與畢召諸公同聽顧命於生前而成王大漸竟亦不召及一訣至於崩後而始迎入者哉說者不知其爲錯簡而强爲之說曰非成王崩時太子不在側也蓋太保陰使之出而復迎入以與天下共見之也獨不思太子方王崩未殯哭泣不暇之時而乃挾以私行忍淚而出復袒與公迎而入以召公畢公之正大光明而反爲此掩耳盜鈴之計將毋啟百姓之

疑謂太子實不孝旣崩而始奔喪乎抑反幾如呂氏所謂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者乎又何其說之迂曲而多事一至於此此錯簡之當正者也又按顧命康王之誥當從伏生今文合爲一篇皆自四月十六日癸亥哉生魄起至二十六日癸酉止首尾凡十一日總紀成王登遐顧命康王謁廟而卽新天子位之事也通篇當分三大章讀之自王不懌至王崩爲一章紀成王大漸力疾以宣顧命之事自丁卯命作册度至諸侯出廟門俟爲一章紀康王入廟陳設祭告以受顧命册

書之事自王出在應門之內至反喪服爲一章乃紀康王臨朝即新天子位而布告諸侯之事三章遞承而下由宣顧命而入廟祭告以受册由祭畢而出廟臨朝以布告諸侯地皆相去不遠而祭廟臨朝止在癸酉一日之間經權常變各得其當旣以旬日而易前代踰年即位之禮又非如後世柩前即位之草草也朱子以爲讀着則文勢自相接連亘然說者不知其爲一篇一時之事而有朝廟兩地之殊又從而爲之說曰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因并謂上文東西堂東西序皆在路寢東西序之前其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若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是殆不然按周禮王宮之制前朝後市左祖右社祖廟在朝左而朝有三朝則是廟自廟而朝自朝也今以路寢翼室西序爲廟門是混朝制而爲廟制矣豈知祖廟在王宮內外朝之左而路寢翼室即燕朝之所又在內外朝之上從未有以燕朝停殯之地而可名爲祖廟者故書文敘入廟受册之末方點出諸侯出廟門俟一句以見前文東西序及東西陲等皆在廟中敘臨朝即位之首即提出王出在應門之內二句以見後文相率而入相揖而出皆在朝中共分朝廟地界止以起訖過接一二語畫清而祭告陳設之位與布告諸侯之位無不歷歷分明大抵路寢翼室

之間乃成王之殯所在大漸時審訓顧命之地也東序西序乃康王入廟祭告所在居王宮左受册時設席陳器之地也康王祭畢諸侯先出廟門以俟王出廟門立在應門乃內朝所在而康王即位以朝告諸侯之地也雖同在王宮內外左右之近而其一時行禮之處先廟後朝各有攸當豈可混而爲一哉此又合篇之當從者也以錯簡之當正如彼以合篇之當從如此而皆有確可依據之說惜不得起顧寧人於九原而親問之寧人著日知錄嘗病世儒讀書如王介甫纔入貢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余嘗服膺其言而於此書之辨究皆不免躬自蹈焉者其亦有所

不得已而非好辨之謂也世有知院事如張方平其人者起而斥逐之余與顧先生皆不得而辭其責矣若其纖悉猶有與日知錄異者則并附辨如左云

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一命字直貫到下文設衣布席及陳器物列兵衛諸事即須材材字亦專爲此等陳設之物摒擋而措置之自是而後皆在三日成服七日既殯之餘以是日謁廟即位故改從吉禮蔡傳謂取材木以供喪用者非也觀上文先提出王麻冕黼裳末結出王釋冕反喪服首尾照應可見康王癸酉以前皆喪服守殯至是日癸酉淸晨須材陳設已妥康王方脫喪服換

吉服告廟而臨朝即位已而祭畢朝罷即釋冕反喪服
矣是其被吉服以從事者不過暫假於癸酉上半日耳
蘇氏乃欲以喪服受顧命見諸侯猶書生之見也
日知錄云傳賢之世天下可以無君故堯崩三年之喪
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傳
子之世天下不可無君故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
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此說考即位之禮甚確然
商人既變三年即位之禮而爲踰月踰年則周之成康
又何不可變踰月踰年即位之禮而爲踰旬日哉故自乙
丑王崩至癸酉入廟出朝不過九日之間而已吉服即

位矣此又因世變而防之不得不益審也後世晏駕即
位朝儀皆不能俟諸既葬之後而即於殯前用吉服立
新君者亦以是夫

日知錄又謂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見廟者左傳
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景王崩五月庚辰見王子猛
於先王之廟六月丁巳葬景王不待期而見王猛葬景
王則以子朝之爭國也孰謂成康無事之時而行此變
禮哉愚謂觀當時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
之外又謂令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則
康王時恐亦未必無事苟不得已而變禮正不妨以無

事而爲有事之防也又寡命寡字疑有魯魚亥豕之誤當作基字以畫相似而誤耳

日知錄又疑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其中有脫簡而後之說書者並以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後儒之疑而不思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蘇氏亦知其不通而以爲問疾之諸侯愚謂經但舉東西二方諸侯而不言南北四方者蓋當時陝以西故屬公奭主之陝以東畢公繼周公而主之率東西諸侯亦指陝西陝東附近之諸侯不出旬日間可傳召而奔喪者言之而蘇氏所謂問疾之諸侯亦在其中故下文止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非必盡天下四海之諸侯也且四海諸侯各有職守而必於六年一朝之外又欲一一使之弔喪赴葬亦恐有地方之變而不可行於後世矣正不必以同軌畢至之文爲駁

日知錄欲判狄設黼扆綴衣以下即當屬之康王之誥以爲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而其中別有脫簡以其不言殯禮知是闕文豈有新君已朝諸侯而成王尚未殯史官略無一言記及者乎是殆不然史作此書不過以受顧命而即位爲主即在癸酉王崩

九日間事其於殯禮自屬常儀固不必言況又未及葬期言殯而不言葬不反爲贅文乎古人之文詳略得宜葢未有此體也卽厥明小殮厥明大殮三日成服亦是常禮尊卑皆同不必瑣記但未以王釋冕反喪服二語反照前文令讀者自可想見古人用筆之妙如此余於此書第更定錯簡一條而未見其有脫簡也

或疑如子之說周禮五門不獨朝門爲然說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則廟中亦應有五門如朝中者乎曰想周制當亦有之按大全詩傳圖說云太王遷岐否宇築室作廟立皋門應門其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據此則廟中亦有畢門路如朝制可推而知也葢先王事死如生事亾如存固嘗一視而並祟之不然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殁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閒反有如朱子之所譏者必不然矣

東山草堂文集卷十一

閩上杭　邱嘉穗　實亭譔著
門人　莫魁士
饒華元校
弟　偉

書後　題䟦

書周子拙賦後　　邱嘉穗

孔子稱大舜無爲而治竊嘗以是言而考諸經傳之所載舜之爲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命九官十二牧類非一無所事而能安坐以享其成者而顧稱之曰無爲是果何說哉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其大公至正之道恭已于上而照臨之因事理之自然而不失其當順吾性之本然而不違其初使天地萬物悠然各得其所而不亂雖其大經大法無所不周而卒未嘗一用其智巧之私以鑿之如化工之因物付物而已不勞是之謂無爲非如老氏之清淨而簡畧也今讀周子拙賦竊深有感于是嘗觀周子之學慨然以復古禮變今樂爲已任使其得志行道豈能一無所爲以見于世而其賦拙也乃若以循理守分刑政皆拙爲上安下順之要蓋其所謂仁義中正主靜以立人極者實與舜之無爲同軌而不若世之小人妄有所

作爲以騖于天下之爲巧也推而言之凡其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婷癹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是亦周子之所謂拙而已矣抑當是時王荆公執政作聰明亂舊章天下怨之巧之流禍一至于此斯賦也其殆有所指而言之歟而論者不之察至誣周子有頌新政數十言者何其妄也何其妄也

書宋豫菴姚廣孝四論後　　邱嘉穗

異端盛而道學亾非異端之足以亾道學也其明心見性之論旣足以附於聖賢之理而亂其眞而一切緣業因果茲無根蔕之說又深中於愚夫愚婦之膏肓而不可破除日漸月摩與之俱化上而王公主之中而學士大夫崇之下而農工商賈黥髡盜賊亦莫不從而奔趨之其勢不至胥天下之人盡化而爲西方之護法弟子也豈遂止哉武林宋豫菴先生獨毅然不惑乎佛氏之說而思有以闢之嘗著爲姚廣孝四論以距異端明道學其言皆程朱之所欲言而其論之精微痛切又有爲韓之原道歐之本論所

不及者信哉其爲名教之干城也矣余少好讀宋儒書而於佛氏之言未嘗不深惡而痛絕之時出其文大聲疾呼以與時人相詰難而卒莫有能信之者益甚自惜其綿力之無補也讀先生之論其能無慨然以嘆而默然以媿也乎

此亦大聲疾呼之一端觀者莫認作眞讓他人　弟珠巘

書王太孺人殉節傳後

邱嘉穗

吾友陸子武之母王太孺人殉節後二十年太史陳相宜先生爲之立傳京師大夫士以詩古文名者又從而播揚之子武將裒爲一集付剞劂氏以傳雖遐方僻邑莫不知太孺人之爲烈也其又奚贅焉而余獨重有感於太孺人者太孺人產武林名族靜默寡言笑十八歸夢蘭先生郎相莊如賓暨鼎革後先生棄儒冠遠遊太孺人恩勤鞠育盡鬻其嫁時衣襦簪珥延名師課諸子日諄諄以立身行已忠孝大節爲提撕異乎世之繡章繪句以拾青紫者曰士固先德行而後文藝也自聖賢之道不明而富貴利達之習深入於人士之膏肓而不可救藥一二子弟稍能操觚染翰博取世資雖使悖德悖禮日習爲不義而其父若兄反若詡焉自矜其能而無所復憾又况婦人女子耳目淺狹素不識學問名義爲何物者耶太孺人賦性端重獨能以聖賢之學代夫教子而使之成立其識見之高遠蓋有加於丈夫一等者豈但若里閈節婦徒以雉經株守爲能事而已哉且夢蘭先生之客歿鬱林也子武方在襁褓其兄又祉端明不遠五千里滴血徧訪爭先迎櫬而又祉以哀毀一慟而絕端明并負二喪以歸雖孝悌固其天性大抵皆太孺人教育之力爲多而夢蘭先生所爲平日刑

于之化抑又可知已矣今吾子武又讀書知好尚不汲汲於一切浮名而獨博徵詩古文以爲其親千萬年不朽之計竊謂以澡身力學如子武必將有鳳誥龍章以顯太孺人節行之報於無窮而非但若吾輩之戔戔云爾也不識陳太史見之其亦以余言爲然乎否

亦徵顯闡幽意至又祉一慟而絶我當採入至性錄以代金鑄絲繡之向往 王懋功

書丞沂紀畧後　　邱嘉穗

昔韓子記藍田丞廳壁稱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俗之薄也蓋自唐而已然顧吾謂今之吏由丞而上得恣所爲以貪墨不自立受人訾謷者何限不則進君公退爾汝面是背非慢亦弗能免而丞也貳令一邑漫不可否事猶無從而議焉若吾邑提虞先生少讀書負經世才以鄉貢高等丞沂水轉署益都壽光兩邑所至廉仁愼法政聲藹然歲丁卯余入京師取道山左去先生謝事時已十有餘年間晤二斟士大夫及其父老子弟猶述當年一二事相與贊嘆之不衰又何慢且訾之有夫官無崇卑事無巨細其盡心於民則一也賢如先生惜不得居高位少展所學其設施且彰彰若此假令與時補官加大邑駸駸通顯得以惟所欲爲吾不知其勳名所就更當卓越何如然使世之居高位而通顯者或反曠其官竊其祿以負朝廷之寵任至使人慢而訾之又豈如丞之脩然自得也乎愚讀沂丞紀畧因感韓子之言援筆而書於其後以見先生之深入愛敬者於此足窺一斑而唐諺之所爲可慢可訾者固當在彼而不在此云

書館監子事

邱嘉穗

丘先生曰忠君報國之心與生俱生雖愚夫愚婦皆有之而卒莫能克其所爲以至於頑鈍不可問者豈其天性之不善哉由喪於利欲而已矣明懷宗之亾也　本朝方下薙髮令一時故老遺民自通都大邑以至深山窮谷莫不感慨泣下焚香告天而後從事克是心以往雖張許文陸諸君子人人可學而至也奚以之蒙媿恥而求活爲以余所聞館監子事抑又有可感者館監子李氏者忘其名杭之鄙樸人也家貧爲諸生傭館中會學使按汀諸生赴試攜入郡郡有演崇禎劇於通衢者館監子夜竊往觀之涕涔涔下恐儕輩以爲笑時時面壁掩袂且拭且觀還寓舍既解衣就寢猶蒙被欷歔不自禁諸生聞拊床屢呼不敢對已乃放聲大哭曰吁嗟乎皇帝死矣諸生咸爲啞然詰旦有笑之者館監子正色對曰吾聞君親師一也死矣忍弗哭耶於是又皆憐而義之由斯以觀忠君報國之心雖以牽土之無知者且如此其易感也彼明季有讀書知名士既已掇巍科登顯仕而猶頼顏賊庭頌美勸進靦然不以爲恥者亦獨何哉

叙議曲盡文勢則極勁悍妙甚○此監子我所願拜下風者而不得一見其人惜哉　王懋功

題半閒居扁額　　邱嘉穗

往其受學於靜海先生先生每舉朱子讀書靜坐二語相提撕其集中亦因有半日讀書半日閒之句其嘗奉為日課至今誦之不敢忘而會吾孝老年姻兄新齋落成諸賢即請額遂即以半閒額之昔諸葛武侯之誡其子也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其即半日閒之旨乎今吾孝老夙承靜海先生淡泊寧靜之教而諸賢即亦皆溫恭有蘊藉彬彬然蔚為國華吾知將於是焉明志於是焉致遠以衍其家學之傳於弗替雖謂西軒一片地即南陽諸葛廬也可

半閒題額良佳然宋賊臣亦有半閒堂何益之有乃知在人能以武侯為法耳　方位齋先生

題亭扁序 代　　邱嘉穗

余少讀白香山池上篇而三復之未嘗不慨然思繼其風流而自壯年以往即以仕宦奔走於四方繼而蹉跎歸來三徑就荒家緣雨集會不得高明遊息之所一償其志俯仰今昔能不浩歎歲丙寅余弟某方築室於邑西之水湄命諸子講學其中余既得周覽而遍題之已復搆亭於其上以備登眺每當賓朋宴集把酒臨風凡山之峙溪之流雲之出岫鳥之翔空城郭之參差風帆之上下皆不待指呼而自呈於几席之前以視白香山所云者庶幾近之余因其請扁遂書池上之語而告之曰嘻是亦盡在吾前矣

余疇昔之所為慨歎而不可得者而吾弟忽有之且與諸子長有之吾弟之所得不已多乎雖然吾語諸子山川風露日在乎吾前而吾自率其曠懷與之酬對無之而非文者慎勿以其當前也而忽之則是亭也又豈特可為游觀之適已哉既以顔其額復識其說於此

先祖逸六公竹石圖跋　　　邱嘉穗

穗生也晚側聞長老遺言曾王父涵春公爲人自少無適俗韻胸懷落落雅擅高趣鄉人蚩有瀟洒美少年之目比長負父喪急兄難入處宗黨出遊湖湘凡事魁奇忠信動準古人大節其閒居以琴書自娛三教九流靡不淹貫尤善寫水墨蘭竹嘗取以名先祖兄弟且命各習一體以承厥志其言曰蘭有馨香德竹有君子操吾是以望諸後人已而伯祖果善畫蘭先祖果善畫竹並有父風蓋雖一技藝之微而世德相承之美實於是乎在焉意何深且遠也今曾王父去世將近百年其遺墨既不可復見而伯祖之

所畫者亦與之湮沒而無傳獨先祖竹石一圖幸藏於家至今猶得以考其父子兄弟間舊蹟者賴有此耳後之子孫披而覽者念世德相承之所自如此其重且艱嘗與周室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同其珍惜其可視爲故物而等諸玩好之觀耶顧或不知推求其本而徒賞其筆墨點綴之工以爲前人手澤盡是則是技藝之有無在祖宗曾何足爲輕重而其生平懿行反因之以不彰也豈不淺之乎視此圖哉康熙乙丑冬孟七之日孫嘉穗謹跋

一竹石圖耳如此言之便覺可珍可寶　陳介石先生

仁者之言藹如　黎媿曾先生

讀家屏石先生文後題

邱嘉穗

余竊不自揆嘗嘆學者溺於所聞而不知變欲撰經史闕疑一編力辨古今傳聞之不可信者以解其惑而學術淺陋無所考信自度不堪成書終當聚而焚之也間有一二辨難之作雜見拙集中如所謂周公辟管叔辨者亦其一也然平居頗不自是謹藏諸篋笥未敢出以示人亦俟海內有道而能文者就而正其得失云爾其或賓朋雜坐酒後耳熱輙不自量嘗試以所辨者語人而忘者不察果皆羣然譁笑以余言爲怪妄余亦深自愧悔不敢復出一語相當以謂今之人既未有能信斯說者當束其文置之高閣以俟後之論定者焉年來始持所業見黎媿曾李雷田陳介石三先生三先生皆不以其無稽而許可之固已自幸其說之有徵矣今又得吾屏石伯翁之文以相印証其論周公不誅管蔡蓋與余所見畧符而古健過之然後益信合轍之言不待求之天下之大後世之遠而已有不謀而同者也然吾伯翁又非徒以文而已伯翁慷慨有大志浮沉諸生間數十年既請老歸山猶力學好古不少輟蓋嘗慕陶靖節之爲人和其詩殆徧其曠懷逸韻亦髣髴似之穗甚於伯翁乎有愧也乃不自知其駑下猶復沾沾焉自以其一言之合而遽附於伯翁是何異於里婦之效矉

者徒知贖之爲美而不知贖之所以美乎

跋椒山先生詩題畫　　邱嘉穗

往余過武林曾於裱工家得見椒山楊公手蹟數紙忽忽十餘年恨都無記憶獨其中有鵲報喜近於諫鴉報凶近於忠韻語四句常往來於心不能去以謂公蓋以鴉之忠自況而深鄙嚴氏之徒爲諛鵲也卓哉言乎及寓靜海署中閱公全集復載答劉平山喜鵲詩二首頗與前所見相發明而所謂韻語四句則集所無有於是又嘆公之忠節植於平日者良不偶然而其詩文之流落人間者爲可惜也已卯中夏挺三兄偶得古木寒鴉一幅屬余題其上余媿不敏因誦舊所見聞之一二漫書以識之庶幾吾兩人者寓目感心相與師公之流風於百有餘年之後處則勉爲諍友出則勉爲直臣或者其可免於人不如鳥之誚也夫

予家有三異人集椒山先生其一也鵲諫鴉忠固有爲而發然而所最喜者尤在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二語以質東山云如之何　王懋功

跋曾祖涵春公湘中寄還家書　邱嘉穗

此穗曾祖僑寓荊湘時與其兄鎮林公及諸子姪家書也公天資高曠終身不仕以琴書自娛又善畫水墨蘭竹尤有擔當綱常之志嘗遊湖湘間久不還寄回此書以告其伯兄子姪凡立身行已處事待人之要無不亹亹言之而其所最詳者深以當時邪教惑人爲憂反覆累百餘言聲色俱厲志義偉然至欲會同能幹明人達士條陳院道府縣懲治黨惡爲國家除禍患爲民人正風化卒至明末以邪教聚徒作亂者所在見告遂釀成闖賊之禍時公既沒而其言始驗云嗟乎世道之壞人心爲之也以公之所存

光明正大卓卓不磨如此惜乎其僅私議於家不得一伸其志與當世賢人君子少挽世道人心之萬一而徒以布衣韋帶終老江湖間也向使得一名致一位而惟所欲爲而當時有官君子亦皆易其全軀保妻子之心而爲公所憂之心則有明之天下何遽至於亂且亾哉抑嘗觀發策决科之士慷慨陳詞未嘗乏憂國憂民之論而至其父子兄弟私相告語之際反汲汲乎以求田問舍爲務無復一言及當世者豈非矯飾於大庭廣衆之前以盜取美名而於一家之中眞情發露終有不能以自掩者耶故聖賢之觀人不於其外而於其內不於其勉而於其忽良有以也

今覽公此書率筆寫成不過室家丁寧之語而其所憂者乃在世道人心其他亦皆修身正家之切務足以爲後世法後之子孫庶幾有以想見公之爲人矣乎公諱大儒字涵春考其書蓋天啟三年所作越明年卒於旅舍後六十有二年康熙乙丑正月九日公之曾孫嘉穗乃拜而書之

低徊反覆多少慨歎秀瑞蓋留心世道者也 陳介石先生

闡揚先德獨見其大仁孝之思藹然溢于言表 黎媿曾先生

跋王右軍道德經帖

邱嘉穗

余少時作字無法度筆斜而理縱勢皆趨右見者莫不哂之先君子乃授以右軍蘭亭帖時時把玩竊見其勢又若將盡趨於左者而中正平滿綽有餘姸顧使人不復見其趨左之迹而反不能不目爲雄秀及今復得其所書道德經墨刻雖用筆之天然雄秀不如蘭亭而於吾所謂勢盡趨左中正平滿有餘姸者正復毫髮不爽然後歎右軍書法眞規矩方員之至而李唐以後人皆莫之能及也昔人評其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而昌黎石鼓詩又言其逞姿媚盖卽余雄秀二字之意竊怪自唐宋元明來學其書者何可復數而以法勝者氣韻無復高妙稍一縱其筆之所之又如顛步之馬一往不可耐其去雄秀二字之意遠矣嗟夫萬事莫不具天然自有之中而以偏倚之故失於過不及者皆是也庸獨書法而已耶

不是題右軍帖是借書說法欲人無過與不及之弊　李家貞先生

讀葉中翰歸善五先生傳

邱嘉穗

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非徒以其科名之顯爵位之崇爲足誇耀里黨而已蓋將考其出處本末觀其德業文章之盛眞能卓然有所樹立以干城名教而傳三不朽于天下使夫後之學者相與仰其典型聞風興起而益思所以自勵庶幾世道人心共頼以維持弗替也云爾然人之出處本末初不可以强而同而其德業文章之隨時爲顯晦者亦遂不能不因之而大異後之學者不復論其世知其人以究其學術之源流而徒指其一二偶見之迹與其言論風旨之有激而云然者以爲某先生之德業文章專在是是但知其有用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用爲大且久也夫亦猶未離于拘墟之見而淺之乎窺鄉先生者已蓋千古以來所稱爲鄉先生者莫如魯司寇所推爲德業文章三不朽者亦莫如魯司寇而稽諸遺書其爲人也無意必無固我仕止久速一準乎時卽自言其志亦復不過老安少懷數語而已畢若以人人皆可自盡而於勢分所及之廣狹曾何閒焉此眞萬世名教之干城而孟子所爲願學者歟吾因讀西郵葉子所緝歸善五先生傳而嘆其眞有足起予者當有明中葉五先生生長乎世上者不過徘徊部署下乃僅爲校官爲邑令又皆不得竟其設

施至今讀其傳想見其人而知其德業文章之盛早已植其基于講學事親保障桑梓之年厥後或出而有爲或限于不得爲而爲之復有至有不至皆非所以論五先生之大者蓋勢分之顯晦雖有廣狹不同而其學宗孔孟所以堯舜君民之志則一也後之人居是邦與爲五先生之鄉人子弟者科名爵位不必盡如五先生亦不必不如五先生而惟隨地與時循分稱職凡可以盡性立命利濟人物之事靡不竭其心力之所能爲者而爲之即在貧賤患難中亦自有德業文章可傳不朽者在也何待置身日月之際經天緯地叱咤風雲而後足以維人心持世道哉嗟乎

歸邑自宋明來歷千百年閒以科名爵位標榜者何可勝數曾不數傳已皆若滅若沒而獨此五先生之德業文章遂以聲施至今不朽即今類南寥落文獻凋殘猶有好古傳述克繩祖武如西邨者爲之表彰其事于世遠言湮之後將謂是科名爵位能重五先生乎抑五先生之德業文章猶屬雪泥鴻爪偶然一見而非西邨之知人論世不足以窺其微也西邨著作甚富獨先出此五傳並錄其遺文示余且援鄉先生社祭之義將復告諸當道以俎豆五先生于穆城鶴觀之間其亦西邨之自爲三不朽而世道人心所賴以維持不替者乎余雖不獲與五先生同時而猶

幸任於其國得從西郡後徵文考獻寤嘆流風因為推衍其說以自私淑而并以告夫後之祠五先生者

跋李卓吾評僧若無母書　　　邱嘉穗

佛氏之謬大意欲人舍倫教之大而入山修行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謂可藉是生西方超三界而已葢自明君賢臣下至庸衆人之惑於其說者莫不自以爲入世出世兩是而無礙雖以程朱之理學韓歐之文章出而聲其罪以討之而舉世滔滔終牽於儒釋兩是之論而莫之能信也不謂千載之下有一婦人女子如僧若無之母乃能披肝露膽直截道破至以李溫陵之詭僻倔強絕學高才而亦不能不屈伏於其言豈不以其言皆根於天命人心之眞惻惻動人而李氏終身迷惑忽然喚醒其秉彝好德之

良心亦有終非氣質之偏怪隱之魔所得而殄滅者耶李氏之言曰彼佛亦只是尋常孝慈之人而已言出至情自然刺心令人痛哭想若無必與我同未有聞母是言而不痛哭者此其一曲之明而惻隱是非之端所發見也吾獨恨其有此發見之明而不能與僧若無擴而充之以歸於正則亦終於淪陷而已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哀哉余故手錄僧若無母氏之書並載李氏評語以曉天下之誤入空門者俾知夫異端之學始於詖且淫淫且邪之辭而終於心之窮死於蔽且陷陷且離之心而亦未嘗不生於辭之遁所患當其窮而遁之之時不能以其爲已而不

爲人之眞心斷而行之如此毋所謂隱忍過日只聽人言不査你心者又或如李氏之徒爲刺心徒爲痛哭而不踰時又復路其前非者則雖聖人復生亦且無如其悅不繹從不改何也況婦人女子之論之偶合於天者乎

02111

中华古籍保护